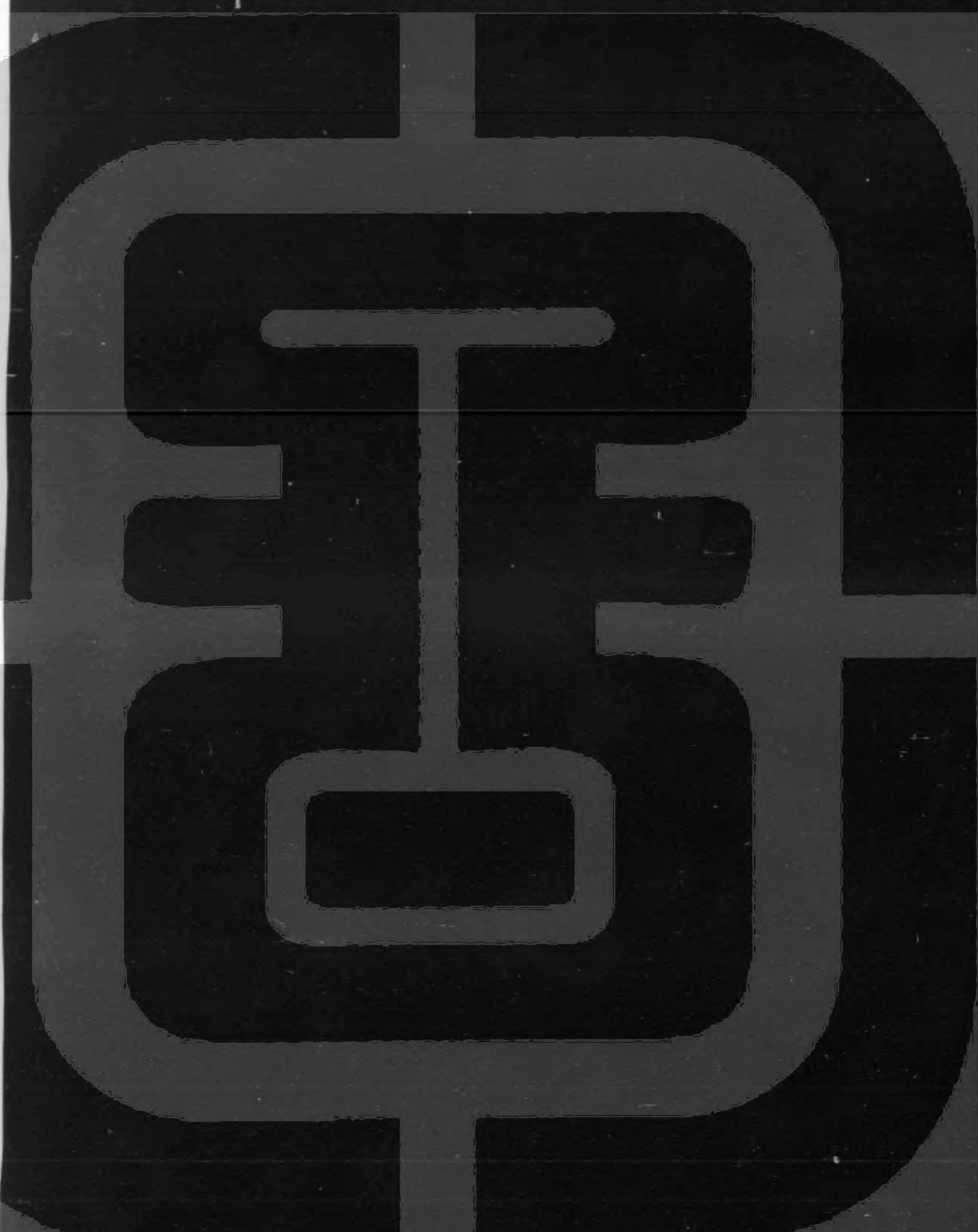


彰德府志

卷十六之一



彰德府志卷十六之一

郡守長洲湯傳楷纂修

藝文

蘇文定遊京師獲見韓歐諸公以爲天下之文章聚乎此然則文顧不以人重哉賢士大夫垂不朽之盛事百世而下皆以諷誦其言語爲窮極大觀苟非其人將吐而棄之矣夫相勝地也生於斯而遊於斯者有必傳之人亦遂有必傳之文若爲湛深經術若爲鼓吹風騷後不幸而

不見其人猶幸而及見其文焉于是乎志藝文
制誥

宋仁宗進韓琦昭文館大學士制

制口禮載六卿而莫先豕宰書稱四輔而莫重
前凝蓋地隆者付畀益嚴職近者責任彌大苟
非全德疇副具瞻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
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韓琦有質

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氣而守之以和
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於弛國之禁而惟刑之
卹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平之本原實真
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司寇之
聯正中台之位監視史筆譯修梵文倍敦戶封
增衍真賦於戲授受之際茲謂不虛譬諸濟川
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墉往其欽哉祇率
朕命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加食

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宋英宗封韓琦衛國公誥

制曰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永惟置器
之艱屬在佐王之畧睠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及
委裘之辰肆於奉瑁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
逮躬不務之咨敢後元勳之獎首敷邦渙誕告
朝倫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儀國

公食邑八十七百戶食實封三千戶韓琦器博
而適時道闕而濟物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
休明歷宣外勞更倚三柄蹈喬險之一節寄安
危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絕時髦而登用維召
公之託嘗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橫
之兆蓋懷先見者識之遂決至慮者才之英天
扶不拔之基神贊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
序正黃闔之台符降以封爵之文益以戶田之
數以蕃爾寵以懋爾庸於戲天視靡私居飭有

邦之畏民心曷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不
敢康顧成業之不可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可
特授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
進封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宋神宗以韓琦配享英宗廟庭詔

制曰功茂者賞惟其稱德厚者報不可忘故命
冊褒崇舊史有追封之典祀祧躋配前書存與
享之文蓋君臣之義不獨欲榮寵之於其生抑
邦家之光實亦冀顯揚之於不朽惟時故老翼
我前朝式敷詒於治庭肆儀圖於典禮故永興
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魏國公贈
尚書令韓琦才資沈偉宇量恢宏勇義出於至
誠朴忠可以大受盡瘁於國利無知而不爲任
重於時事雖難而必濟惠澤有加於四海謀猷
實紀於三朝緬懷弼亮之勤重起淪亾之痛是
用進登烈考之清祐俾序功臣於大烝上以慰
祖宗之靈下以爲忠義之勸於戲爲臣至此可

無愧於前良與國同休庶永傳於茂烈茲惟盛美以荅元勳可配饗英宗皇帝廟庭王者施行

宋神宗御製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熙寧八年六月甲寅定策元勳之臣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魏國公判相州韓琦薨訃來京師朕盡然追慟若不勝詔輟視朝三日贈尚書令配享英宗廟庭七月癸酉成服於苑中哭之慟又勅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往護喪事於是其孤忠彥上公勳德之狀於有司

已而集議尚書省皆以謂謚公忠獻無易朕念既葬而墓隧之碑未立嘗考大雅烝民之詩雖美宣王之德而實大山甫之功肇其所生與其所施及乎進止威儀衣服車馬之盛莫不與民咏歌之以慰山甫之心可謂至矣蓋臣之致功者大則君子之享福也隆然則曷可無述今觀公之大節所以始所以終宜有金石之刻以著信於後世而錫訓於子孫非朕其誰為之惟韓氏遠有世叙始武子事晉得封於韓遂以為氏

韓亾其子孫散之他國望出博陸推其族世名
爵而譜猶存其三世葬安陽公安陽人字稚圭
生而有異稟少好學夙智早成天聖五年公甫
冠擢進士甲科授將作監丞同判淄州召試學
士院除直集賢院再選太常丞監左藏庫歷開
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改左司諫時天異數
見宰相以疾五日一奉朝請執政者德輕不足
輿論天下事公連疏中書所行垂失久不報又
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於是同日詔罷執

政者四人公爲諫官凡中外職有預責苟有所
知者未嘗不言其啟迪上心則又每以明得失
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初王曾爲宰相謂
公曰今言者太激無補上德如公言可謂切而
不迂矣是時曾望方崇當時世人罕見獎與公
得其言益以自信俄詔同丁度定雅樂公以阮
逸胡瑗尺律之法出於私見皆詔罷之且請用
王朴舊樂遷起居舍人知制誥知審刑院益利
歲大荒爲劍南三路安撫使活饑民百餘萬減

冗役數百人奏除諸郡收市上供綺繡不急之物以便民趙元昊反以兵圍延州又爲陝西安撫使馳往撫邊至則賊引去矣方大將劉平遇賊於百口以軍敗被執監軍黃和懼罪誣言上平實降朝廷乃勅收其子命御史臺置獄於河中府公力爲陳之平子旣蒙釋又得推恩及其家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公以樞密直學士副之公持攻守二策以決於上仁宗欲取攻策執政者難之公曰元昊以區區數州之地其衆可知也顧非舉國不能以內寇漢拘成法城邑之守未嘗出境賊所以猖獗而屢勝也今彼志氣驕惰我儻併兵從一道出糧克械利鼓行而前宜無堅敵矣曷不用攻策公言雖懇然朝廷終以爲不可俄還涇原聞元昊遽求盟公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下令諸將日夜戒嚴方召兵瓦亭賊已寇山外公指圖授任福曰此地有險可保彼雖衆不足畏也宜堅壁待之無得輕出軍久則勢自歸且隨躡其後擊之可有功

既而又檄戒福曰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庸將也卒爲致敵而死之夏竦使人收散兵得公所與檄於福衣帶間乃言失軍之罪不在公朝廷猶奪一官得知秦州數月復其官如故會分陝西爲四路改秦鳳經畧安撫使明年詔易陝西四帥皆爲觀察使如范仲淹龐籍二公亦辭公獨不辭曰上方憂邊甚臣子忍擇官乎頃之復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又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公在邊久積養士氣日益振又欲用策

取橫山以復河南故地會元昊求稱臣而未遂公與范仲淹素善天下稱韓范仁宗亦知此二人者遂同除樞密副使而相與復陳其策上前元昊已臣矣其謀卒不得用前此鄭戩代公爲四路帥遣劉滬董士廉卽降羌所獻地築水洛城城役方作會戩罷涇原帥尹洙以爲非便止之滬等猶城不已洙乃械送於獄且將斬而戩力爭於朝公亦以爲水洛可罷而滬等犯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命廷臣往視利害旣成而士廉

等詰闕訟其事是時公同進用者已悉罷去公
因自請補外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又徙邗
州徙成德軍分河北爲四路就移定州安撫使
知定州更本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郎以觀文
殿大學士留再任拜武昌軍節度河東經畧安
撫使知并州契丹侵我天池公使裨將蘇安靜
諭之曰爾嘗求我修池上神廟今曷見侵也敵
不服安靜指外黃嵬山之麓與之爲約不敢踰
行塞下多閑田先是國初潘美爲帥時敵頻出
鈔掠竝邊之民甚苦之美乃令內徙空其田以
爲禁地公曰以敵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敵
也乃募弓箭手四千戶墾田九千六百頃公數
罹霜露之疾願上武康節罷邊東還詔聽以節
知相州且疾間授三司使工部尚書尋除樞密
使自國朝剗革僭暴所積機要文書皆散亂湮
鬱不可考究諸房比例前後檢用未嘗同吏每
探高下以市賂乃奏命官條悉刪留而論次之
姦緣以止其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秘府以

爲世主憲總千餘條後至中書亦行之以本官
同平章事進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封儀國公仁宗方倚左右大臣以經畧太平
之務公因得選勅郡司百吏使奉法循理各安
其職而天下晏然無事百姓遂安刑罰衰止衣
食滋殖守成之業茂矣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
嗣未立而天下共以爲憂大臣顧避退縮莫敢
爲上言公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
自古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今陛下春秋高
尚未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而定之以爲宗
廟社稷之計乎他日又進而言曰昔漢成帝在
位二十五年議立孝元帝孫定陶王爲子成帝
在漢非高才主且能之以陛下之聰明睿智奈
何久不決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稱疾辭
未受命仁宗以問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
所難也臣切憂之帝悟遂詔立皇子公復稽首
曰事定矣臣復何憂時詔雖下英宗辭益堅仁
宗欣然用其策英宗旣爲皇子卽皇帝位於時

天氣溫晏宮庭內外罔不肅然自畿中市井猶有未知者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爲仁宗山陵使初英宗暴得疾皇太后垂簾權聽軍國事及皇躬康復公乃請乘輿素仗出祈雨都人猶未識新天子至是瞻仰天日之表乃相與言君貌類祖宗真英王也太后聞之喜卽下令還政進左僕射兼樞密院事提舉修仁宗實錄昭陵復土上大丞相印綬英宗親製手詔賜之語甚眷公乃起不敢辭辭兼樞密院事許之其年南郊大禮進封魏國公以陝西戍兵多軍常不足欲籍下民爲義勇方議上諫官司馬光言曰往者嘗籍之爲民兵遂涅之爲官軍父母妻子莫不環顧以泣也臣願以一身救數萬之命英宗曰河北河東亦有義勇何陝西爲不可公於是督使者疾馳往籍之得十四萬人光猶上前論其事英宗曰已籍之矣何獨未知也夏賊寇大順城公卽欲停歲賜絕和以問罪於其主諒祚大臣或有以保元康定之

間四方用兵王師傷敗之事諫於上前陰撓其
謀者公曰此但膠徃迹何不較今日彼我乎且
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朝廷邊備乃大過
昔者誠詰之彼必屈服時衆雖屈公然心不善
之也英宗既用公策遂遣使賫詔徃問罪而諒
祚懼以表謝於朝廷會英宗已寢疾輔臣入起
居於便殿公叩榻問諒祚所上表云何英宗曰
亦如前日所料耳於是向之異議者媿服公之
謀且善英宗之聽也未幾卽臥內承詔以朕爲

皇太子治平四年正月庚戌被顧命奉朕卽皇
帝位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既還又引
故事願罷相不聽固請乃以鎮安武勝軍節度
使兼侍中判相州仍虛上宰位待之賜興道坊
第一區公因以國朝故事領兩鎮者未嘗有辭
不拜改淮南節度使种諤取綏州宥州貢不至
既敕備於陝西又改陝西經畧安撫使判永興
軍或以綏州孤遠難於饋餉請棄於賊者朝廷
信之命公廢焉公以謂其城阨衝要據橫山界

下視平原不可毀留詔抗議以便宜檄邊固守之乃得存迄今爲延州東北形勢之障公旣常有滅寇志因是乃大揭榜塞上具陳向背禍福招來橫山之羗爲進討之計會關中頽歲不登邊廩無餘粟朝廷雖多公策而時不相之故其功卒不就河北地數震又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名動外廷每漢使至遼遼必問公安否熙寧初公子忠彥使遼燕于戎帳其主顧問其常使漢者曰忠彥肖其父乎曰然遽命工圖之而去故例遼使過北都與留守通書皆不名明年來賀同天節副使成堯錫謂接伴曰今以韓丞相故特書名後人雖欲其名而不得也以永興軍節度留再任公雖留辭所加命復判相州居二年乃言臣老矣恐不足任事願乞骸骨以歸鎮以向所加命授之公雖在外朕常璽書訪以機事使還具言公形殆非復在執政日朕方念公深遂不能起可勝慟哉公天資忠孝嶷然如山立至論大事決大疑辭氣雍

容不見其有憂喜之容也方天下以爲憂公獨能蹈危機進沉斷上以尊強宗廟社稷下以慰安元元之心功高而不矜位高而不驕祿富而不侈自宋興以來功臣未能遠過也公爲宰相十年蓋進人多矣然未嘗以官職私所親例得恩澤先推與其旁支逮朝廷錄遺其子猶有未命者公薨前夕有大星殞治所櫪馬皆鳴其年十一月庚申發兩河卒以一品鹵簿葬公相州安陽縣豐安村之原享年六十八歲曾祖穆廣

晉府永濟縣令祖構太子中允父國華諫議大夫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追封齊燕魏三國公男六人忠彥太常丞直龍圖閣端彥右贊善大大純彥粹彥嘉彥皆大理評事其一人早卒孫男六人維公奉仁宗詔立皇考爲皇子被顧命立英宗爲皇帝被英宗顧命立朕以承祖宗之緒可謂定策元勳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致治比姚崇其言不幾然乎朕旣述公以文遂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夫豈

特慰公之知亦將爲天下臣子之勸銘曰嶽祇
嶸峨默降靈氣匪申匪甫而相予治赤精傳圖
繼生仁宗誰適作相有來魏公烈文魏公匪下
於枚天實賚予魏公有來公治萬世靡猷不經
進退賞罰惟時權衡晦明風雨罔拂厥序男女
潔誠以田以縷萬物熙熙四塞舞歌維本帝力
公陳亦多皇有大器誰嗣誰尸公陳與予天命
不迷功成辭隆視天盈虛旂常之載勤勞終初
乘彼路車衰衣亦烏其誰公如將相出入公行
不歸公死是悼本闕二字公儀淚落苑草永懷英宗
公則配食我祖於宮孝思罔極潔粢碩牲鐘鼓
管絃公從享之何千萬年

改謚忠武御製誥

主爾忘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稽天
下之公言申錫贊書追告幽窆故太師追封鄂
王謚武穆岳飛威名震於華夏智畧根乎詩書
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厲志誓清中原謂恢
復之義爲必伸謂忠憤之氣爲難遏上心密契

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凌煙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廟矜哀之備至亟還故官而禮塋頒賜廟額以旌褒建于先帝之時祿以真王之爵既辨誣於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書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

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師追封鄂王特與賜謚忠武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寶慶元年五月二日

神宗贈大學士郭朴謚文簡制

制曰聖朝優禮輔臣生有令名沒膺顯號載在令甲用報股肱矧若光弼兩朝茂著多勩匪示

華表形志 卷一之二
崇於褒恤曷彰眷於榮哀爾原任少傅兼太子
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宅心醇粹
制行光明不激不隨獨秉冲和之氣有學有識
深明治理之原方其肇跡詞林人期公輔迨司
講讀益殫謀猷品藻文場收以人事君之效編
摩國史多讎書載筆之勤蜚聲實於宮坊文章
有用贊秩祀於春省夙夜惟寅以故簡在帝心
爰知肅祖擢居太宰用能絀枉登良拔置台垣
爰任調元贊化肆欽承乎末命旣明保於初年

衆方幸老成之在朝卿獨懷盈滿而自退
七載望侔河內之溫公八十三齡壽比維陽之
潞國天下想其丰采朝端藉茲典刑記意乘箕
溘先朝露卷言耆舊特霈恤恩是用塋祭錄膺
贈爾爲太傅謚文簡錫之誥命於戲謝太傅韻
宇沉雄勲隆晉室畀文簡行操端謹名重宋朝
鄉今向遜乎前賢此足永昭於來禩尚惟靈爽
祇服休嘉

御製

至聖先師孔子贊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
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
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
泯也粵稽往緒仰遡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
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
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
勲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
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
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
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
孔子之爲萬古計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
闕里景企滋深敬摛筆而爲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
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
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
挺生聲金振玉積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
旣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

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
羹牆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
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
庶幾夙夜勗哉令圖遡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
庭除式觀禮器擗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
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
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
宮牆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
遠人克念作聖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戶部尚書文華殿

大學士臣張玉書奉

勅敬書

御製四子贊

顏子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
服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
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

曾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
新民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
百行所基纂承統緒脩明訓辭一廷敷樂四升
于思子十間天資賦性餘賦賦文不敷不敷一善
應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
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在篤恭慎獨
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學士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
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
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康熙二十八年閏二月十六日戶部尚書文華
殿大學士臣張玉書奉

勅敬書

張鏡心

大發兵將勦寇疏

並垂六藝下學再世非實

並垂六藝下學再世非實

並垂六藝下學再世非實

奏疏 計三篇

請大發兵將勦寇疏

張鏡心

謹題為流寇之披猖已極中原之決裂可憂直

述聞見情形仰祈聖明大發兵將急救咽喉以

安重地事臣惟天下事必合算定而後可與圖

功必審機明而後可與應變若急左則緩右實

後則虛前本欲省費而卒至大費競言殺賊而

卒至縱賊有識之士所以扼腕而嗟也自寇之

起於秦延於晉以晉中守不定致秦中勦不成

迄今秦若差安而寇原未滅晉亦皇上土守也
 其何分於彼此哉而今又移而之豫矣廼皇土
 赫赫明綸樞部總總熟計何嘗不日追勦日夾
 擊者而不知豫兵之原不任戰也豫之風氣視
 晉更弱無事之兵左旋右抽有事之兵鳥驚魚
 散夫晉兵不能任敵而必借於秦將之如雨如
 雲豈豫兵反能殺賊而止憑夫昌平之一弁一
 旅哉譬驅虎者十人執戈而尾其後一夫持挺
 而格其前不問而知其前之蹶也所以豫州通
 省之兵止得七千自流寇去年犯覃懷失兵數
 百失將數員矣正月犯武安失兵數百失將數
 員矣破城屠野慘不忍言猶幸其旋入旋出也
 三月初旬犯濟懷失兵則千餘失將又數員矣
 賊且長驅於河修輝林安磁之間而不去矣猶
 幸左良玉一捷少遏其鋒也迨三月二十日賊
 再犯武安三犯清化同時殺陶希謙越効忠兩
 遊擊矣潰亾兵又二千餘矣左良玉隻身覃懷
 不但孤注之危且屬強弩之末不能鞭風駕霆

照顧於七百里之間矣而臣鄉七千之兵已約
畧喪盡卽欲求半旅以救武安而不可得也則
臣鄉之危乃真一髮千鈞而朝不保夕者也况
河南關係大異秦晉秦晉偏於西有險可恃河
南居其中平原四達且曹濮厝火之憂近在咫
尺亢村揭竿之變禍起腹心太康等縣饑民之
嘯聚實繁有徒南陽等地曠賊之蔓延投隙而
動若使流寇一合四面響應咽喉阻塞漕運不
通此時朝廷縱留全省之餉整邊塞之兵何濟

於事故爲今之計必須勁兵如左良玉者共得
四枝分布四路爲畫界之守張特猶之聲四路
者何懷濟宿勅兵三千而以名將統之守道監
之輝林宿勅兵三千而以名將統之兵備道監
之武涉宿勅兵三千而以左良玉統之巡道監
之靈陝近河處所宿勅兵三千而以名將統之
巡南道監之其豫兵之已敗者可缺而不可補
也補之亦烏合而存之則實餉也其豫兵之僅
存者可撤而城守也象人之不可戰而塵飯之

不可啖也取缺餉以待客兵撤弱兵而圖自固
如是者四路屹然如金城錯峙可以堅壁清野
可以縱橫批擣豫不開走挺之門賊始處釜魚
之勢不出數月寇可靖盡庶一了百當而夾擊
之功成無窮之禍斷矣或曰晉已罄秦兵萬餘
豫又請邊兵一萬得無大費不知晉豫之兵力
少有低昂則低者爲壑繇豫而楚而齊賊亂無
極則焦頭爛額之功又豈止于二萬兵哉聞臣
司鄉公疏同官常自裕而疏業已請鄧玘川兵
並留餉十萬矣但玘兵六千盡是步卒以之格
賊馬戰恐非計之全也伏祈如臣鄉撫臣所請
李甲兵千餘過豫與玘兵合再祈皇上留臣鄉
應解太僕馬千匹以給鄧玘庶幾有濟若餉則
十萬之外加以臣鄉潰兵不補之餘其可足矣
抑臣又有慮焉李鄧二將之兵非旦夕可到臣
郡武涉之危破在睂睫頃臣過真定時見地方
寧謐絕無震鄰之驚撫臣丁魁楚慨然有纓冠
之誼爲唇齒之護伏祈皇上敕其一旅往援以

疾大兵之至此尤救急之着所萬不得已而仰
爲呼籲者也至新撫臣元默入境之始適丁多
事焦勞籌畫拮据苦心若得皇上速給兵將使
之調度展布應手收功地方之福也臣于役過
里身在水火之中目擊塗炭之危大聲之呼急
不擇語仰惟聖明鑒允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磁州

代河北災民祈免疏

張鏡心

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縣衛輝府淇縣災民趙
鑑等謹奏爲災黎苦中之苦懇乞聖明仁外之

仁亟賜蠲免以存子遺事臣等河北地方自十

一三三四等年累歲奇荒非旱卽蝗山焦水竭

草死木枯而鳩形鵠食與禽獸等倫理相殘瘟

疫大作死徙靡依盜賊蜂起盤踞臣磁武馬鞍

山等寨及淇縣附近百泉山等寨搶掠焚毀瀾

天漫地如屠如掃幸荷聖明遣保督楊文岳鎮

臣虎大威大兵撲滅于十四年之春誅殺無算

原野爲空寇黨雖鉅人煙亦絕目今臣等三州

縣有地無人有田無耕卽去冬今正畧有雪澤

究竟亦荒榛茂莽錢糧出自何地敲比加於何人止靠城中鄉紳素封之家替賠一二臣等村市遺黎思想趨農布種望見官府催科之令誰敢出頭春作既空秋收何望哀哀下情何繇上達且河北荒寇疫癘極災情形現今撫按檄下道府一察再察報疏覆咨達皇上御前不止一次豈是臣等有可奈何而敢煩瀆者乎臣等是近上畿傳聞聖慈垂念國本槩免十一二年年欠又免河南四府十二三年逋欠浩蕩天地日月無不臨照豈獨遺臣等向隅之情若以中州八府論之河南誠苦若以河北三府論之淇磁武臨林爲苦再以五州縣論之天災賊禍磁武其又爲最苦往來官員經繇耳聞目擊千真萬真嗟嗟一州縣錢糧在河北三府不當百分之一三州縣災患在河北三府實有萬分之甚懇祈皇上天開惻隱俯念河北苦中之苦萬不能支特勅該部察三州縣災寇極重情形照撫按屢次核確疏咨將十三四年一切起存

錢糧關津米豆除大小鄉紳照舊全完外凡係
窮民拖欠概行蠲免以救水火以存餘息庶臣
等猶及見天日為盛世再生之民一字一血冒
死叩閣伏祈天鑒矜察施行

涉長垣縣救荒疏

楊其廉

直隸大名府開州長垣縣知縣臣楊其廉奏為
垣民災傷幾盡糧差千萬難徵恭報死丁丁戶
懇祈聖明察議以永國計以安重地事臣涇水
暨儒叨中崇禎十三年進士蒙恩除授今職於

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抵任自西北入縣見村

墟瓦礫野鞠蒿萊廬斷煙炊骨枕塗籍臣即於

車中泣下曰天乎聖明軫念窮民顧此景象必

惻然靡寧者及到縣拜印謝恩畢衙役寥寥城

中居民僅如村落臣惟長垣屬直隸南界壤接

河南山東益畿輔重地古稱難治在昔生齒浩

繁為東南鎖鑰歷年以來四載凶荒一粒未獲

翻秋麥浪全齋螟螣之糧明月花村遍處蝨賊

之窟五瘟二豎八口七亾一舖為艱半救不飽

甚者妻解夫屍兄分弟鬻况今秋成無望又或
流徙堪嗟甘棄故土長往他鄉臣按長垣戶口
遍訪孑遺死亾過五萬七千五百餘民子孫死
絕無噍類者一萬一千戶長垣人丁原數七萬
七千五百九十五丁今僅存尚不滿二萬儒學
生員原數七百今僅存不過三百原額地一萬
五千四百餘頃今盡荒蕪耕種者不過近城三
四百畝夫以長垣六十里民僅存十一於千百
以長垣萬餘頃地僅耕十一於千百且民之
續待斃尚未已者臣歷察各縣災荒無過長垣
是直隸等郡惟大名獨苦而大名等縣獨長垣
尤甚且邊事倥傯夫馬米豆急如星火奄奄殘
喘方顛踣街衢臣獨何心忍敲朴之使之立盡
况民見臣催徵更相率逃走是益驅之去矣臣
不敢違皇上功令更不敢殲皇上遺民總竭盡
心力萬難措辦前闔郡公疏俞旨更乞皇上垂
憐長垣極荒曲賜寬恤重念皮不存而毛安附
廩無粟而釜何炊敕下該部早議蠲免或減里

編戶或遷民實村俾臣得從容撫恤招徠墾土
庶王畿重地漸見生全錢糧有出而國計亦可
永保無匱矣臣無任惶懼待命之至謹具奏聞

不勝感皇恩也令更不煩應皇工數日際臨
於天良引對猶更卧率級去具益驛之去矣引
湖文賦... 林之... 立...
大基且... 米... 基... 亦...
彭面... 苦... 亦...
彭... 亦...
記

學校計十九篇

彰德府修學記

彰德郡學建在治城大定門內址雖狹隘而規
制頗稱整飭蓋自洪武至於今二百年間敝而
興修者屢矣郡當午衢賓客絡繹供費實繁歲
值荒仍財力詘乏綜理靡及邇者因循而弗治
殆二十餘年傾頽剝損漸抵於敝瞻視罔稱絃
誦曷依郡守陳公來蒞茲土政飭惠敷俗振教

舉作新士類明示正業人咸思奮而敏修矣再
踰年爲隆慶己巳乃謀諸郡僚別駕王公通府
丁公高公節推章公葺學宮而新之先殿廡次
堂齋次門庫亭閣號舍饌堂射圃以久更作鉅
榱直楹撤朽益良滲敝易厥棟瓦圯傾增以甃
石黝聖藻華丹碧煥燿簷阿翬起階序儼列望
之屹屹卽之翼翼規模聿新觀視有嚴以是年
夏四月肇工至秋八月而訖事節推王公嗣來
蒞任樂觀厥成安陽申尹胡尹先後贊理咸與
有勞焉是役慮以取節費之美僚家間佐以贖
繹役假練卒之暇弗克則僦諸傭賃無資公帑
無庸民力斯又事之難也已諸公屬余爲記惟
我國家建學育才專督於憲臣而教導綜理之
任緊守令是賴矧事神興學載於令甲學宮修
廢匪獨吏治之徵實教化隆替人才盛衰之幾
也夫廟宇崇則瞻仰益虔堂舍飭則羣聚有所
由是士志靡渙而業精於專彝典丕彰而風動
於遠矣士也游斯息斯宜知繹思而克勵也乎

夫士之學也猶宮室之修而新之也夫治室者厚厥基以崇積辦厥材以裕展舍舊而新是圖周防而敝是虞斯美構而奠居矣必守專業則志斯定必敦實行則德斯懋必慎所與以翼進必大厥蘊以弘施是之謂潤屋是之謂廣居非經弗談非道弗由非仁弗親非義弗爲勿驚於高虛勿眩於奇異勿狃於近利勿蕩於浮習茲塗墍之勤而風雨之除也是則君子之學已相率以正相觀而善賢才蔚興勲業輝映上無負於學校之教下無負於作新之意豈非盛哉是在諸士陳公名應麟錦衣衛籍浙之鄞縣人治郡善政多可紀此特其一端云諸僚若屬贊襄而執勞者名籍具載於碑陰

安陽縣修學記 崔銑

余聞之上者民之表也其示民不可亾其道也夫民之爲性稟於土者其質殊感於化者其尚殊成於染者其安殊反其殊而內之道者是故上之爲之也安陽達邑也正德辛未壬申之間

其民罹於虐政而畧於巨寇燕山章公來知安陽鎮靜亾擾民之甚矣章公曰未矣未矣其道之以學乎乃取帑之美者決輕繫之贖者富民之願有獻者遂新學自門始次殿次堂次齋次號房次學官宅次倉次庖俾諸生往業焉習俎豆明訓辭而民乃貴學丁丑章公晉御史入內臺者已踰年充陳公來守彰德握法而忘忿嫉力與勢抗亾所吐民乃有恃陳公曰未矣未矣其道之以學乎乃作尊經閣凡五楹楹東西廡而新之是時同知壽張王公通判鄉寧王公莒陳公推官涇楊公咸贊之俾諸生往業焉非六經亡所用心非孝弟亡所造而士知學之宗矣於乎治亂者世也邪正者學也安危者士也東漢之士清議以格當世已士殄而國亡宋士放言勢能進退宰執及感似道非禮之遇雖其要君去國至相率而請留之賤於厮役倡丐夫道者中也反是示有不亡身而禍國者故先王之教曰禮而羣居和壹莫貴乎讓尊酒簋羞致謙

而養廉卽童旋步教讓而明順君子蹈實而遜
功細人爭知而讓過遜功則爲和爲治爭知則
爲戾爲亂遜之至讐敵可化爭之至父子相傷
今夫悍將武人薙敵如草一旦儀於賓贊揖以
紹介俛首伏氣惴惴恐不勝故君子盡已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銑不佞禮讓之風願隨吾
鄉諸君邁焉章公名綸陳公名策王公名良鴈
王公名爵陳公名言楊公名天錫徵予文者教
諭關中趙鳴鳳諸生王寅劉助也

安陽縣修學記

王自亨

人才關乎氣運氣運亦關乎人才所以培養人
才挽回氣運則司世教者身之翼翁王先生大
人之來令安陽也下車謁廟見其圯壞日久惻
惻動色謂奉禋弗虔作人無地何怪真才罕觀
科第且讓疇昔也逾冬至春卽謀所以鼎飭之
亨輩以福國就封民潦未蘇難焉大人固達政
者乃曰土木亦救荒之一策也閑輪傭貧獲精
不愈坐以待斃乎於是捐俸出贖擇督興工鳩

材估值易其朽正其側補其漏堅其瑕丹碧所
塗墍茨所庇殿廡堂閣祠宇齋舍煥然一新又
以日者言後亭以磚封之固其主也前池以石
砌之大其蓄也去櫺星之壁而門焉通其氣也
大人天性節愛獨於是役不吝民竟賴其利而
忘其勞告成卽拔兩庠士之尤厚餼巖試手按
而第其上下鄉士津津知向往不詭於所趨矣
尤深悲鄴士氣靡肯脆罄折於佐貳俛仰於衙
役等儕於齊民由來有漸嗚呼家之不復遑修
其身身之不復遑修其業貧者困米薪富者苦
牛馬欲優游學問以希聖賢其道無由矣大人
清審時弊一意優免如例如制洗已往之汚陋
開將來之榮適鄴之氣運其將由否而之泰乎
鄴之人才其亦將由衰而之盛乎培養挽回之
力寧可以世數計哉然爾多士向猶曰行衰於
寡助今羣居有其地矣向猶曰鑄毀於乏模今
印正有其師矣向猶曰志分於亂營今無復差
徯之累身家之慮矣三資備而弗克潛心理道

砥礪名檢玩惕暴棄甘以其身處人後不惟非
大人急急修學作養之至意恐士林中不可一
口有此人品有味乎王陽明之言曰拓葺宮牆
具列條教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
而修諸其身焉博士弟子員之修學也惟願爾
多士毋長傲毋習僻毋恣游談毋慕浮榮毋茅
塞其良心毋牴牾其夜氣揚名顯親追踪文獻
忠獻是尤大人之所以望爾多士而人能之爲
一修者也盍其修之勿虛此一時之氣運是爲也
大人力止之諸生張六官周維新竇傑郭焯等
懇請之咸曰功在一時尚令人不怠矧澤流奕
世烏可以無記因入覲乃豎碑於戟門下之西
掖大人諱登三清苑人山右癸丑進士

安陽 啟聖祠重修碑記

馬國楨

天下事可已而不已者妄也可爲而不爲者怠
也何謂可已不爲而安焉者是也何謂可爲不
爲而不安者是也如學宮之有

夫子啟聖祠也禮以義起敬所尊也吾

夫子道大莫容當世無能測其蘊惟及門諸弟子深
知而篤信之乃其沒也邦君誅焉是所由重於
世而傳於後者矣厥後漢高帝當控馬揮戈之
際過魯一舉實開萬世崇祀之原歷唐迄宋代
有褒封悉加殊禮而獨於敬所尊之義缺焉未
講迨明嘉靖九年始以張文忠公孚敬議更定
孔廟祀典詔天下別立祠祀
啟聖公孔氏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顛泗水侯
鯉邾國公孟孫氏配稱先賢永年伯翊靖獻公
松蔡氏元定從祀稱先儒歲春秋二仲上丁用
少牢子夜先祭焉太學祭酒餘庠提調官行事
萬曆二十三年又以周輔成祔

國朝因之詳在令甲內外遵行享祀不忒揆之奉祭
者之心而安則揆之先聖先賢之心而安卽揆
之天下萬世之人心而無不安設也典禮雖行
而祠宇頽敝棟折榱崩飄搖風雨豈非人心之
所大不安者歟歲庚午余承乏茲邑下車之始
齋宿謁廟見

啟聖公祠傾危已甚不禁惻然於心以爲天下
事之不爲而不安無過於此者時則修舉業有
成議教諭馬君四瑞訓導劉君島首其事焉經
始於辛未二月二十一日告成於五月二十五
日舊祠煥然鼎新且增抱厦三楹其綜理之有
法分任之得人區處之多方營度之周密余無
庸贅而獨歎兩君之能得聖人之心也夫子有
言吾行在孝經聖人享萬年之禮樂其設心必
思以萬年之禮樂享其親聖人受萬年之廟祠
其設心必思以萬年之廟祠妥其親後人以敬
業之心敬先師以敬先師之心而逮所尊三以
敬其所尊之心而奠其所尊者之居俾無壞焉
則與聖人尊親嚴父之心不有合哉以此興起
人心昭宣倫教於

聖朝孝治天下之意不爲無補焉余嘉兩君之知所
務符乎人心之所不爲而不安者且可以爲後
來者勸也因不辭固陋而爲之記

重建湯陰縣儒學記

吳寬

古之民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而已四民各有其業其所聚亦各有其處農聚於野工聚於肆商聚於市而士則聚於學夫簡一郡一邑之後秀而教之一堂之上所習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禮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非若農工商賈之爲業比也是故學校興然後道德明道德明然後風俗成風俗成然後禮樂可作禮樂可作而天下治矣皇明有天下百餘年文教

大行士類益盛自國都以達於郡邑莫不有學湯陰彰德之屬也邑令尚侯令邑之五年政既益善民安物阜邑有學創自國初其始規制陋甚久且傾圮凡師生之講習於是者非便焉時臨海陳公奉勅提督學校河南侯以其事白公曰是令之職也其亟圖之爰召匠氏計財用出公錢若干貫撤而建之若大成殿若戟門若明倫堂若東西齋若庖厨之類皆次第以成餘皆仍舊而加新之工始於成化四年九月畢於七

年六月太學生尚宜故學之諸生也於是走京師致教諭龍君大川訓導路君聰張君鶴之言因子同年李君鏐請記其事公名幾字大用關中馮翊人

重修臨漳縣廟學記

王崇文

吾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爲悠久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人得所以爲人物得所以爲物者皆賴是以扶持主張之耳故學宮之設所以崇夫子而衍斯道人材之所由成風化之所由立自古帝

王理天下莫不以是爲首務况今世文教誕敷士風丕振祀典禮樂之備人材作興之術孰有盛於此時者也但出儒入吏左教右政能知篤原本之念而慎重以先之者吾見亦罕矣臨漳之學自國初徙建於茲歷今百十餘稔乃是邑者亦不知幾人率皆因循就陋視爲弗急弘治已酉更創於周君獻丙辰重修於劉君漢雖規制宏立而藻飭弗備景君德馨定陶宦族也生長夫子文獻之邦發身科第之列下車以來敬

謁文廟瞻仰環視喟然興嗟退卽學宮進諸生
而告曰廟以尊吾夫子之道而學則諸生講道
之所也顧摧剝若斯咎將誰追奮然以新修爲
已任擇口之吉徵工之良百費貯備先殿廡次
明倫堂次及齋號倉厨之類皆以漸繕治黜聖
華麗燦然一新又明年鑿泮池闢學路移射圃
於學之西南而亭宇什器皆創置如法故今神
安所棲而奠禮克施肄業有號而士勵所修詩
書六藝孝父忠君之道咸得以專心講焉而爲
他日之所施實景君儲養之功耳士生斯地亦
何幸歟庠生沈恩等圖不朽其令之績相與謀
諸教諭智君琮訓導趙君相景君慧走帛來京
徵文以記其實予惟右文闡教以降至治者固
朝廷之盛意然知祇奉德意而盡鼓舞激勸之
方者亦景君之賢耳嗣今而士之產於斯游於
斯能知進德修業志伊尹之志而學顏子之學
斯不負聖天子拳拳養育之意亦無負大尹今
日作成之勤耳是爲記

臨漳縣築城修學碑記

張鳳彩

府治之東北八十里縣曰臨漳舊爲三國曹魏
建都之所而石虎高歡等亦駐迹焉日久湮沒
遷其城於南舊縣庄至永樂中又遷於今縣治
原係理王店也其地切近漳水易遭滄淤黎民
多患苦之而士風亦靡靡不振邇來災青時作
城垣傾壞文廟隳圯應祀神祇典禮曠缺任茲
土者每抱隱憂萬曆戊申邑侯田公以涿郡人
傑來尹是地廼察風氣辨形勝進於衆曰曷不
爲修葺計耶衆愕然莫知所爲侯先捐俸五十
金一時尚義者翕然樂輸遂議力出於里甲食
出於社倉毫無加派於民申請太府馮公巡道
延公按臺金公俱可其議廼經營指畫土而磚
木而石計工而課凡曩之未有者增其壯麗城
則高矣美矣門則巖乎煥乎不疲民耗費而兩
月間巨功告成傳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
耶語所謂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詩所謂庶民
子來不日成之此非明效大驗耶又蒿目學校

賢才之藪不可令其廢弛至此復程材鳩工再
造其殿宇重飭其門廡堂塾祠圃之屬煥然一
起而新之漳川人文從茲寔寔稱盛矣他如建
蜡廟翔馬神修豹祠築武場整公署繕囹圄不
克枚舉以故語起敝維風衛民造士者德公不
衰方之花滿縣而蝗出境者真媲美哉鄉官趙
啟宋等徵余言以垂不朽余覽狀而次第之且
寓夫所感焉嘗觀兩漢循吏政專風化子視生
民訓戒惠養如恐不及凜然有二代遺風故所
居化有樹碑以表永戴之意者今田侯能興利
除害力矯時弊致民於安養之域是以績用昭
著遠近稱揚栢臺旌異何古循吏之殊耶然公
去報政之日無幾矣行將鹽梅廊廟霖雨天下
固知牛刀不限於一邑也侯名應名號徵字字
行可登戊子科鄉進士協恭而贊之者主簿黃
嘉瑞典史余大紀令後觀者覩余言信不爲誣
俾踵芳轍有所勸焉

重修臨漳縣大成殿碑記

項 臯

昔先王詔建學宮爰命祀春秋奉俎豆唯謹蓋
以誌不忘且以期後之俊髦登斯堂者覩茲輝
煌丹堊與夫車服禮器之盛慨然想見其遺教
焉由是循序而進造之優游而漸漬之上以育
賢才下以端風俗誠盛典也漳邑爲古鄴地昔
魏文侯師事卜子夏教行西河至建安叱子才
名濟美稱爲絕響迄今雖徽音少歛然士習絃
誦俗尚醇麗流風餘韻多有存者辛亥歲余奉
命來蒞茲土見鄉賢名宦與夫兩廡諸祠頰皆整飭
顧而色喜及進釋菜聖殿覩風雨剝蝕斷瓦疎
孺有卧荒烟蔓草中者又不禁愀然太息深懼
聖教榛蕪相與學博李君學韓揖而謀之李君曰
唯唯顧諸祠易營大殿工浩力艱難以猝舉遂
巡許久有志未逮尤恐人文寥落先爲之創興
義塾捐貲給脯延師講課一時負笈遠來濟濟
稱盛亡何而戎馬生郊羽書絡繹神疲於奔應
力竭於征輸又奚暇向類水池頭而問荆棘銅
駝耶然日夕倦切未嘗去諸懷也丁巳李君輒

詣余而請曰昔侯欲新文廟有志未遂今幸時
和政簡或可及時修舉余曰咨是余之責也夫
余兩人遂同志協力各出已貲以期共襄厥舉
既又請諸縉紳先生與博士弟子議樂輪奐同
始令鳩工卜吉以從事焉天牖其衷凡磚植瓦
石梓材丹雘之屬皆懇湏鱗集不數月而工乃
告竣巍峩金碧與日月爭光猗歎盛哉先是啟
聖閣兩廡雖云修葺至是益增華飾美前後輝
映允稱明備戊午暮春值新學博趙君光顯樂
觀厥成懽欣鼓舞每以不及身親其事爲悵謂
必勒諸貞珉偕諸弟子請余以誌之余曰聖廟
之不新余與李先生責也今既新矣是在爾多
士日新又新之一以紹述古先聖立教之本旨
一以無負余師長作人之雅意况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臨雍釋奠開一代言教之隆蓋以
致治莫如德而進德莫如學彼三代之盛考諸
經而可見矣漢高帝東過曲阜絃歌之聲不絕
於耳高帝遂不以全盛之勢困秉禮之國孝武

表章六經世祖投戈講藝終漢之紀四百餘年
間忠義推魯之士史不勝書無他仁義之說行
愈久而固結於人心此學聖人之學明聖人之
聖天教之大驗也舍是而訓詁已焉漢以來陋也舍
是而辭章已焉隋唐以來又陋也唐始濫觴宋
不能改其去聖人也益遠然則士當何學乎立
吾誠以往希賢亦賢希聖亦聖無不可也明道
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
學宮不治後學無所興起以爲造就之地則風
俗何由而正賢才何由而得歟則今日之功成
事紀實始於李先生余不敏誠藉此以爲得賢
才正風俗計也嗣是而昔前人之所未意端有
賴於趙君矣趙君英才磊落與李君相佐并理
其爲功於聖教正不可量後之君子又從而誌
之可也

重修臨漳縣學明倫堂記

汪元綱

之在天下未嘗一日而絕也本於天率於性
而成於教統之爲格致誠正之功推之爲修齊

治平之學此固人禽之所以分君子小人之所以
以別而聖學異端所以水火而不相入者也有
聖人者出因其天之所賦性之所稟而爲之教
因人之不能無夫婦也教之以順而正因人之
不能無父子也教之以慈而孝因人之不能無
兄弟也教之以友而恭因人之不能無君臣也
教之以仁而忠因人之不能絕友而寡與也定
爲師友賓主之位而教之以信又恐其或不率
則復政以齊之刑以肅之而不遠絕優柔漸漬
以化之俾天下後世莫不卽是以明其理而
於善夫豈有驚焉世駭俗之談甚高難行之事
人以所本無而責人以太苦哉奈何世教衰微
異學蠱起邪說暴行克行於天下甚者父子之
不保兄弟之相傷夫婦乖而朋友離君臣亂而
民志不定也嗚呼如古之無聖人人之倫滅久
矣然人不能一日不在天地間卽不能一日而
離是五者顧資稟之難齊氣運之不一致而爲
之上者又未必朝夕講明而嫻習之於是民咸

安爲故常而初不知其身之自絕於倫也嗚呼
不有聖人其孰起而明之我

朝之興幾四十年矣學宮講堂所在多有教學之法
不可謂不備顧未曉諭

上旨卓然倡大教於式微煥然豁旣晦之倫於不滅
者宜爲當世賢人君子之擔荷而中材駑下之
士所欲稍自奮勉而歉於力也臨漳彰之屬邑
也去年冬十二月余以通判來攝縣事以故得
拜於其學周視齋館蕪宇制度畧備惟明倫堂

歲深屋老多所傾圮念茲堂爲學宮重地不可
無以葺之爰先捐貲告於學官趙君光顯李君
學韓倡其鄉里父老子弟率私錢以助遂以今
年三月始事踰月訖功邑之士踵門來請曰堂
之成非我公之力不及此顧鄉人子弟未知學
問茲堂之義有可指而爲言以訓一方人士者
願我公悉陳之庶乎有所感而興也余謝曰諸
君之志良甚厚矣然綱之愚懼不足以言之其
無所辱命雖然嘗竊有聞於先生父兄似可措

撫緒論以助諸君之志於萬一者其要不外乎
身心日用之間而已諸君曷若遂用其一日之
力返諸身而求諸心使動靜飲食起居作息之
時無非五者寓於目前而行之以誠而不一持
之以敬而無逸由是發之爲事業措之爲經綸
舉而達之天地民物無所處而莫不各得其當
斯於國家教學明倫之盛意其亦不淺負矣乎
顧余與諸君皆未之察爾矧余之來此又不能
久於其職以與諸君砥勵於無窮後之爲定者
倘得用心斯道相與探討服行將見化修於一
方而風行乎天下豈非大幸也哉豈獨臨漳之
人所深望也哉諸君其各勉旃亦所以勵余之
不逮云

重修林縣儒學碑記

張九徵

林爲邑在太行彰衛萬山間故趙魏地也當漢
之季而杜太尉郭孝子以名行顯聞鉤黨事起
林慮之山遂爲棲隱之神皐泊典午迄金源若
煥叔褒王子端之徒買田讀書其間木實石盡

與夏子治爭烈矣治及有明而馬氏父子風節
矯矯襲其通顯視彼伏劍都市變形毀貌者榮
粹固殊焉事亦有幸有不幸歟東漢之士好言
名節而不能一出於學校出於學校而又能取
聖賢忠孝之理參互辨晰不至於爲之而不知
其義則養成人材之功不可誣也然則修學以
飭治可不亟歟余按行中州所至學舍或危或
否甚者道弗不治幾翦爲馬矢之肆其治者殿
堂門廡蛛網苔封則亦鳥鼠接跡無人士之履
焉今夫浮屠老子儒者之所欲焚其書廬其居
者也然而爲二氏之學者其居甚飭其書甚設
其威儀進退俯仰升降雍容嫺雅甚盛令號爲
儒於是數者無一焉顧乃浮屠老子之爲詬厲
可嘆也浮屠老子之宮不治則無以處其徒其
宮治矣而爲之徒者或望而去之則怒然不敢
以寧今自博士而外有司朔望循故事而已戶
外弟子可數也則何以異於二氏之崇侈其宮
而塵埃其像設者也余嘗舉此以告守令丙午

之夏校士鄴中則林令李君以修學之牘上余
省而異之嗟夫今之長吏有能爲政而知所先
後者難矣林又僻處确瘠而貧芻蕘供億旁午
郡國之間李君爲令獨能導其紳士耆秀以從
事於世之第而不治者抑又難也君固已爲其
難者矣林之士將有慨慕於叔榮文舉之事而
欲以學問自廣者君亦不可不加之意也夫叔
榮之正色何如子治之親突煙炭文舉之供饌
何如敬臣之自爲師友二者非學弗辨辨之道
在於立師而羣萃之丹青棟宇之焯焯未足以
塞令責也使夫士不知學而城闕佻達學舍雖
具與頑敝等是嚮者浮屠老子之所羞也林之
士尚勉乎哉國家道著由庚士旣抱材無取充
隱諸生術遵斯路將有奮其行業而進於公卿
者林慮之肥遯不足爲多士告也是學也成會
諸生劉子澤溥中鄉會式選讀中秘書李君之
爲功於學也信矣君名賡明字筠仙閩之侯官

人

重刊學堂

藝文記

卒

林縣重修尊經閣碑記

王彙

國家聲教覃敷文德與武功並懋東西朔南罔
 不率俾邇乃教化齊一
 聖天子躬自臨雍釋奠於學命大司成講尚書堯典
 一時環橋而聽者稱彬彬焉而因為之博選鴻
 儒以備顧問四子書解久布中外六經講義以
 次頒行好古尊經絜之往昔未有盛於今日者
 也鄴下為畿南股肱重郡維林屏翰於西俗儉
 而樸士愿而醇沐浴夫師相之雅化賢令尹之
 教養以故芹藻斥地煥然改觀關關北平三父
 母實後先成之獨尊經閣向之傑然高峙者今
 則頽然丘墟矣昔夫子刪定贊修功在六經垂
 訓在萬世皎皎乎巨中天而炳日星者而顧使
 之湮沒不傳可乎別駕趙諱天保育五子皆知
 向學毅然有興必成之志爰鳩工庀材任之已者
 十之七資之衆者十之三俾有基其勿壞擬踵
 事以增華庶宮牆一色增麗巍巍大觀也哉厥
 成之日適虞山趙邑侯蒞政之初興賢育士潔

已愛民成人小子漸澤於詩書禮樂之文由此
家不藏非聖之書戶皆有可封之俗上以襄

與朝中和之治下以增吾儒講誦之色所關於人
文之化成者豈泯爾小哉因鐫之石以昭茲來許

云

林縣新建鄉賢祠記

林縣舊無鄉賢祠嘉靖壬寅學諭程君應祥暨

諸生始議立祠合祀漢太尉李公固杜公喬郭

孝子巨循故典也因祔以明贈通議大夫前沁

守馬公圖圖子邦憲公卿采輿論也乃咨於縣

尹王君一鳴竊謂導風範俗者為政之上務敦

典秩祀者崇禮之盛節昭獻表哲者弘教之大

機今鄉賢祠徧天下而獨此邦闕者非禮也夫

間巷侈淫祠以徼福釋老弘居宇以愚俗官守

鋒館署以耀觀費且不貲而顧于政教焉恡可

謂知類乎議協遂請於督學按察副使焦公維

章報曰可其通議公更俟詳議尹乃伐石鳩材

選議僦力即學宮隙地祠焉中為堂三楹外為

門繚垣重階工未就而尹以憂解任郡判劉君
永庶來視縣政益加崇飾備物諏日妥主祠以
丁祭之日於平禮久闕而興義創舉而協諸君
之功不可沒也明年癸卯副使葛公守禮繼來
督學檄郡再祀都憲公于郡祠又明年甲辰檄
縣祔通議公如前議君子曰敦學畧秩達教本
矣謹按太尉正議而忤權倖遭讒搆而死孝
于方貧篤養嗚呼而獲金炳耀史冊休哉遐乎
通議公敦樸一夷官履恪慎德孚於闔民節抗
乎權豪清勵之操始終弗渝允矣篤行之儒也
都憲公器度宏裕行業俊偉任諫垣論貴臣而
外補長浙藩抑宦寺而遠謫則顯而弘施者乎
咸耀靈發奇昭模闢執宜俎豆於無窮占稱壽
先生沒而祭於社其若人之儔哉夫植標以風
世彰往而示來立祠者之志也瞻宇而肅修祀
而思永仰德矩而奮則又在乎邦之人王尹之
歸也屬予爲記逾二歲而始刻於石諸贊而相
成者具載于碑陰

重修磁州學記

任塾

今二氏之學侈矣然其氣運有盛有衰其百畝之宮有興有廢而惟聖人膠庠之地則萬代不可泯誠以聖帝明王治世之本忠臣孝子肄業之基舍是則無以爲觀化之原也故我

皇清翊運

世祖章皇帝當金戈鐵馬之時他務未遑而首惟學校是飭迄我

皇上崇文講學尤孜孜於璧水圓橋加意焉其也爲長吏者承風稟令豈備官而未之聞乎奈何等學宮於巢幕而聽其漂搖風雨之間耶余曩者出宰於洵洵之學蕩如也固已揣精厲意傑然修舉之爲畿東冠及辛酉秋量移滏陽道過燕臺數晤太史公張子大先生言不及其家事惟州庠用惓惓焉余蒞任之明日遂於瞻拜之餘觀其地勢形便較洵固大勝然殿堂而外無復鉅觀按圖而索之問孰爲宗師坊則指荒烟蔓草者是問孰爲尊經閣則指敗瓦殘椽者

是問孰爲甬道宮牆孰爲泮池櫺門則指糞土
之壤與枳棘之叢者是於是進諸士大夫而詢
曰滄陽非中土名區哉聞自趙周臣以文章爲
金人師人才遂甲於鄴下而學宮數堵聽其凋
敝若此其謂之何士大夫揖余曰滄陽學宮素
稱閎壯奈歲久漸湮而蒞茲土者每以衝途疲
於奔命不暇爲補葺計前任趙公雖經營之而
未竟復值年穀之不登諸生將半菽弗飽安敢
爲時紕舉羸乎今欲謀其成績非公不可余聞
之愀然曰誰實司民牧而作之師哉夫酌流而
不忘源登枝而不捐本食詩書之澤而忍令學
宮淪於榛蕪將安職其咎乎乃捐資爲倡諸士
大夫和之因而輿情樂輸雲蒸雷動材且積於
庭粟且盈於倉工且備於室一甍一椽不以毫
髮累間里於廢者創之於敝者新之於凸者平
之於狹者擴之粵壬戌仲春經始不期年而告
竣巍峩壯麗廓然大觀太史公聞之喜爰致書
命爲之記余笑曰太史公負燕許手筆且日讀

中秘書久矣海內推弘文已胡不一揮毫而令
余自爲之記是欲余侈功乎哉夫余何功之有
考之易蠱之後繼以臨觀姤之交有其萃升是
知爲天之祚也太史公及諸士大夫之力也余
不過藉手以告無罪已耳烏足爲貞珉辱乃猶
不辭而記之者非徒誇廟貌之崇高而已蓋將
進多士而勗於學方今

聖天子作人化洽卽十室之邑亦可稱詩書闡闡焉
一三子誠入廟而思其故尊聞行知明體達用
處而蘊黼黻之章出而炳旂常之業弼中彪外
後先輝映則以珂佩而標里門也可以文獻而
叩海宇也可顧瞻宮墻庶幾常守此丕顯而赫
濯也假令以今輪奐載美者僅爲朔望瞻拜之
區以今肄業其中者止爲出入遊觀之地是猶
視學宮亦二氏之星壇梵宇耳豈余與太史公
及諸士大夫修舉之心哉是爲記

重修磁州學碑陰記

張榕端

磁爲四達之衝在秦漢亦邯鄲地與臨淄死洛

聖役而殿堂之丹雘未竟者蓋此之類歟
若宮牆門房之傾圮廢壞者亦此之類歟
奚鼎新傑構磨何其成者蓋此之類歟
聖天子崇文重道之化誠知涖治本務無愧於古所
稱師帥也歟夫天下事莫難於倡倡之矣又難
於繼今磁學之修葺有趙公倡之而公能增大
不能舉其政今公之涖吾磁也甫及期年又當
王師之凱旋軍旅絡繹之會一切治舟車供靡
屢皆於公乎是賴歲又不登諸士之肄於學者
皆菽水不繼度亦時絀舉羸事之不易集者公
獨能毅然經畫迄工成而勞費若不知余于是
歎公之實心任事興賢育材爲能助也

聖天子崇文重道之化誠知涖治本務無愧於古所
稱師帥也歟夫天下事莫難於倡倡之矣又難
於繼今磁學之修葺有趙公倡之而公能增大

其業矣自公倡之而後之守是土者獨不能以
時振興使菁莪之澤常存城闕之譏永息乎公
既竣工郵示所撰碑記余喜公績用有成而文
於碑之陰蘇畫或工久而其聲不啻余正
武安縣重修學宮朔置會田碑不蕪體公
邢州李公以萬曆庚戌來宰武安越三載政成
惠覃百物具興猶惓然念學宮暨敬一亭之地
敝也進諸博士弟子員語曰是所以妥先師之

靈者是所以作人人者是所以藏先皇之訓者
此而弗圖興教有人之謂何而有司之責弗道
已於是以壬子歲二月鳩材庀工迄仲夏而厥
役告成焉自 聖殿兩廡明倫堂兩齋以及塔
除屏闥衙廨之屬悉加整飭而敬一亭頽廢幾
無遺址至是棟樑甃甃靡不種種鼎新仍置田
百餘畝課租六十石以爲諸生會業膏火之資
且也財非帑出不妨農李公才且賢大畧可
觀已於是學博曹君悌等礱石記歲月請余言

以爲諸士詔嗟七六諸士亦知李公作新學校之意乎記有之凡子官先事士先志事之未成官之責也事成矣而志未辨士之憂也諸士亦知所以辨志乎昔孔子論政以達道爲先其關教以六經爲主蓋石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以端本正行而易書詩春秋禮樂古今之治忽關焉以弘用而宣化也我國家以郡縣學設置學官子弟以崇祀

先師使之明倫尊經一切演釋聖訓開夫德王道之

端者不啻詳且盡矣顧今文明日熾波流茅靡纓綬之倫非不帶懿德而口經傳及核厥實鮮中其聲儻遇合而仕量鑿正柄尚容爲工甚者汨溺聲利驚發以趨時而純白淪已則今日學術之荒蕪猶甚於小學官之圯廢也李公此舉豈徒以文飾塞有司之責已耶正欲諸士砥行浴德澡忘淪心以不負國家鼓舞至意諸士尚辨趨向以臻實際庶舊染以涉聖涯毋爲勢誘毋爲利奪毋作僞以亂真毋矜名而失實自奮自

燭自綜自畫求日底於休幸而陟魏躋顯圖正
大光明之業卽不然退以氣節表於山林庶幾
可稱實學可稱真才有光庠校而於李公作新
振飭之初心不孤也昔人聞韶樂而思舜德觀
洛河而贊禹功後之人必有因武邑士行表表
而誦李公之功於不衰者然則欲爲李公圖不
朽又吾黨諸士之責也是役也襄謀贊議則呈
簿蔣國祥典史尚進觀成受事則教諭賈梯訓
導張宗舜徐以禮崇生李化韓大用董功勳勞
則孝子官趙承恩法得備書公諱椿茂字大椿
別號元同邢臺僉憲公仲子也登萬曆庚子科
鄉進士

重修武安學記

陳灝

余就教九年日留心學校而志切夫聖門康熙
十五年初任東甌之樂清爲龜齡王忠文公故
里時值海氛初靖戎馬方休城郭廬舍多生荆
棘學宮鞠爲茂草其固然矣余目擊心傷刈草
萊除瓦礫補頽垣葺茅舍爲棲止不二載以憂

去二十一年補括蒼之慶元學宮遷城外

文廟亦壯觀而基址狹隘署舍在治內縣署之左前
學博屠君新構五楹未落成而去余力不能繼
稅民居而館焉嘗竊歎曰何儒教之衰而佛老
之教盛也吾儒所宗孔氏孔子以聖人而爲百
世師歷代帝王尊崇已極典禮明備置天下府
衛州縣儒學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奉祀先
聖明倫宣化養育人材爲國家重用儒教之興
誠大矣哉今

皇上尊師重道度越前古幸魯者再

御書萬世師表樹碑闕里復令天下懸額學宮抑何
隆也吾儒宜體

聖天子所以尊師重道至意以貫心行實事夫又何
難近見學宮多剝落不完乃不若佛老家之剏
修壯麗也而佛氏尤盛布施動百千萬計信從
幾數千萬人寶刹雲連浮屠天插莊嚴佛像遍
體鋪金雕琢精藍飛簷綴錦諸般色相炫目非
空各具聰明蔽思盡惑不識佛氏何術而能使

人信從一至於此耶噫良可歎也二十八年余
任茲土下車二日謁廟見聖殿完整兩廡及櫺
星門內外俱存唯瓦級多殘缺其藏書祭器樂
器齋沐房十二間盡圯儒學大門尤傾頽不堪
顧謂諸生曰此門爲爾等進身第一關胡不亟
修之一老生應曰圯之久矣年月不計也余又
竊歎曰何天下學宮盡如是也耶特吾儒信道
永篤尊師未真耳余名列儒流身膺民牧非余
之責也而何爰捐捧首倡先後重新今俱告成
卽有殘缺不難再爲補葺也嗚乎吾儒講
之書遊聖人之門欲行聖人之事必信道之心
篤而尊師之意自真也豈曰漫焉已哉抑考武
邑列在魏郡近拱神京爲中州首善之士昔孔
子沒子夏設教西河人尊視之擬孔子而段干
木田子方輩皆爲文侯師豈武之儒者未之知
而未之聞歟噫特未之思也思夫聖人之教止
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不外孝弟忠
信禮義廉耻之節以之修身必順而祥以之治

人必公而愛以之齊家必和而吉以之濟天下
必無行而不利則是吾儒以實心行實事志切
聖門而有功於學校也豈淺鮮哉若夫昧福禍
之說附佛老之門其志異趨其學不同非聖人
之徒也雖日盜虛名廁身費序其不爲賢士大
夫所笑也幾希

重修涉縣儒學記

張夢斗

嘉靖己未六月閩人張夢斗來司涉學政事至
之日見群材萃焉群工趨焉籍籍於

孔子之庭詢之則曰茲庠肇於洪武之三年修於成
化之九年迄今幾百載矣敝而修之勢也先是
學諭蔡君銘暨學訓龐君璽上其事於兩院兩
司提學道府州俱報允矣然歲歉民病尚無有
任其事而終之者迨邑侯王公來治涉謁廟卽
惕然曰嘻敝甚矣事無急於此者矣詎可諉諸
時詘而謂後有待哉於是捐他務之可已者而
經畫乃心分任惟人木石易諸積倉之米工役
取諸餘閒之夫諸所不足者悉公爲之調度區

畫不騷於民而廟貌齋房煥然一新舉於是年之五月至十月而訖工焉余惟爲政者急先務而舉事者貴崇要廟庭以祀孔子學宮以教國之子弟非政之最急最大者歟公殫心竭力克成茲舉是急而大者既先之矣則凡百廢之未振者固可以漸而興也落成之日公曰此學既一新矣取諸士而新之非二先生責乎可無妨之乎夢斗作而言曰士之所以學學孔子之以日新其德者也孔子之道何道也原於

天爲命具於人爲性統貫於五倫昭著於六經天下由之則治不由之則亂雖曲學異端紛紛雜出而不能使之湮晦者是則孔子之道也諸士誠能觀學宮而興思求高堅而篤志探性命之奧崇身心之益爭自濯磨以新厥德庶乎可以登堂入室而無愧爲聖人之徒矣乃若士其名而民其行而衣冠其身市井其心則詭於道如壞木毀瓦然人棄之矣否則事口耳騁詞華以釣獵名譽媒取仕進斯又聖人麾之於門

韓德府志 卷之六 藝文 記
三
墻之外者也士云乎哉且邇者督學朱公之臨
河北也諸士旣就試而覩其光矣其所訓諸士
者溫顏剴論不啻家人父子首德行次文藝倦
倦欲諸士之新大此涉也諸士憶之乎是朱公
心 孔子之心以造士而王公則又心朱公之
心以作人者也諸士勉之於是董生一經孳生
坦輩進而謝曰公新學宮又巧言以新吾士子
公教遠矣可與茲學並傳矣遂命工刻石

涉縣重修文廟記

張鴻譽

皇上御極之甲子年

勅天下郡學重修

先師廟

御書萬世師表四字通行天下懸諸殿額以示尊崇

余司涉訓請命縣父母王公集邑紳士於明倫

堂會議修葺王公慨然色喜曰咨惟余責嗚呼

先聖立三才之極明萬世之經德冠生民功垂天壤

古英君誼辟罔不率由其道以建化源亦罔不

恪修祀事以報本始矧我輩一行作吏斯文之

統在焉今茲聖廟傲於風雨源本之謂何而秦
越視之乎於是各捐金粟鳩工庀材邑少尹夏
公亦遂體公之心朝視夕視不少暇逸余亦時
爲勸勞以襄乃事經始於丙寅八月落成於戊
辰三月大成殿暨兩廡以及敬一亭鄉賢名宦
諸祠一一就理碧甃華棖式增輪奐又於明倫
堂西隙地翔建敬聖祠三楹一切廟貌爲之燦
然改觀視昔有加焉休哉煌煌乎其足以肅若
聖靈闡揚文教寧特爲一時侈觀美也又奉

命增修聖廟禮器資費悉出王父母余亦與有力焉
凡春秋有事於聖廟明禋益虔裸獻益肅駿奔
祀嘏雍雍禮樂之盛何以加茲揆厥所由王公
之功真不可朽乃謙讓未遑謂諸執事之勞也
不佞其何功之有二三同事相與樂觀厥成謀
勸諸貞珉以垂永久是役也度支經費則鄉官
李錦江明弼總理督工則少尹夏洪生員郝化
恭李汝翼李如金贊襄謀畫則鄉約王臣等例
得悉書

新建涉縣鄉賢名宦祠記

李棟

涉古建國於鄴爲屬邑宦其地者慕西門史氏之遺風多以循良著而邑人士重儒術尚節儉斌斌綏纒相望志牒具在可攷而知也顧自有明興二百年來邑必有學學必祀名宦鄉賢於其中而涉獨缺畧未備有識者竊念歛三歎焉邑侯段公首下車以興革爲已任日進父老諱謫俗問疾苦謂賦役無藝非所以阜財也則行會銀法歲所省以七八千計而民困蘇謂地險

不設井所以遠暴也則建重門於北門一而保不豫謂在善靡彰非所以詔來也則葺節婦爲里閭所誦說者褒表之而風勸昭旣而按掌故周覽學宮太息曰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二祠弗備卽仰止者何賴焉有其舉之是誠在我乃諏日相隙地爲名宦鄉賢二祠各三楹役罔勞民費不出帑自五年七月始至十月而訖工走使京師問言於余以垂永久余惟循吏莫勝於西漢遷固之所紀者班班矣自今攷之如

勸農興學闢地治渠類皆奉職循理非有殊常
駭俗之爲而韓趙張尹之發奸摘伏令行禁止
者不與焉由斯以譚守令之所急固在此不在
彼也今之治邑者余知之其政如施髦其令如
賦芋其操下如束溼朔望盛威儀聚博士弟子
具故事而已卽學宮猶弁髦視之矧於名宦鄉
賢其才者務以恢奇赫焯博名高見謂冗緩而
不屑爲其不然者又異慳齷齪因循守故常詭
爲省事而不能爲蓋自不屑爲與不能爲者穀
接其間而古道之能復幾希矣侯獨重風教於
催科歛朴之時修廢墜於簿書期會之暇二百
年所喁喁屬望者一朝而復之其見抑何過人
遠耶夫良吏之政必先有所師而善俗之方始
於有所勸故綸之圖仲舉於豫章延篤表龔遂
於平陽師也樂生式王蠲之里任尉禮延陵之
祠勸也侯之斯舉師勸之義備矣使後之令率
以名宦自期而邑人士舉惟鄉先賢是效則侯
之心其無負哉侯名愛民號恕菴關中涇陽人

遵憲度申學政防佚驗業各以時舉以事振已
而商於僚通判王侯邢侯推官尚任日棄其志
於幼而長斯責德後矣夫躬之既儻焉而思閑
其心終矣夫議遂協乃區地購木修建小學其
二居城中四關各得其一擇師選質說說乎至
四百人來拜予於清白堂嗟乎爾師爾徒毋宵
志毋賈利毋迷爾業範爾功以示矩敬爾師遜
爾長以敦讓謹爾手與步執爾灑掃審爾唯諾
以究經以析事以收爾放心鬼鬼者山簣土積
之涓涓者泉巨浸匯之牛牯於童可獲千廂木
直於芽可棟明堂聽之哉毋曰予言誕

湯陰 邶城社學碑記

薛麟

邶城距湯陰縣治之東南僅一舍卽古之邶鄘
衛地殷附庸之國也殷之朝歌北曰邶南曰鄘
東曰衛其後邶鄘皆入於衛逮今數千餘年儘
喪亂劫火之餘城邑廢壞不可勝紀故北城今
廢爲鄉村鄉曰道明村曰邶城城之形勢四環

起伏民居版籍者尚百餘家中寓隱士躰居仁者德性淵然才量有餘崇儒嚮道出於天性平昔業農誓修孔子廟建義學買地於家傍得高阜墜塏之處經度既定輦土伐木朝夕黽勉悉捐已財以供百費寸死尺土未嘗求一於人曰聖殿曰賢廡曰師生講授之堂曰諸生作課之堂曰諸生讀書之室朞年以次而具仍割膏腴田二百畝以贍師生始於至元乙亥之正月落成於明年丙子之三月邑宰申彥濟踵門道居

仁之所以立廟建學之意懇余文勒石以旌興造之績嗚呼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人倫日用之間不可須臾離也君臣義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今吾民知此理行此道而異於禽獸者非孔子之功而誰與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噫人於此而不知報其惑盛矣今夫一鄉之士尚知報其本世之爲郡爲州爲邑者視之漠然無所用其心異時勞農而過瞻廟學之制聽絃歌之聲寧不少愧於居仁者哉

此亦一義也可爲爲政墮窳者之規又可爲佞
佛老崇淫祀者之戒也故特直書之以爲無忌
憚者知所做焉至元二年歲在乙亥春三月吉
日縣尹申彥濟立石

林重修黃華書院碑

張應登

萬曆丙戌春余視林慮篆隸復黃華書院從諸
生捐貲之願上而王侯官長下及遠邇義民悉
欣欣然爲助當塗者諾之入夏大尹王公鳩工
庀材擘畫矩度仍拓井井遴邑中材廉者匹人

董厥役遂醑黃華老人而畚甫斧斤興焉越
年丁亥歲杪告竣余乃驅車下升堂而取之則
見垣墉周綠層以固也重門洞開廓以正也堂
室鱗次輝以邃也亭榭挺峙方以雄也萬卷有
樓巍以富也兩楹有舍羅以列也東西有圃蕃
以植也老人有祠崇以祀也博士弟子員魚貫
雀躍相與講學終日起而請曰百年盛舉一方
勝概惟賴先生睇茲豐碑烏可他屬願先生之
終教之也予曰子欲有言乎以一日長無能默

默已耳夫國家取士遵聖門之四教與周禮之
三物聯師儒于黌宮養之而成材則賓興而在
使之此薪樵之法嘉與天下豪傑率由之者也
然黌宮湫隘未必可羣而居于是取先民之遺
蹟創爲書院濂溪橫渠紫陽諸院相繼而起所
以輔翼黌宮而成其教學亦曰高山仰止云爾
林慮爲河朔名山自金學士王公庭筠選勝而
來爲院校書以黃華老人自命後人沿之遂名
其院是中州書院惟此爲先若大梁若百泉皆
百年以來物也憶自海陵領講學而天下書院
災此雖以荆棘獲免而忽然莫犯則議復之難
以故曠諸茂才之怨怨藏修游息之無地也邈
苛政剗削大梁百泉仍其舊址而煥然新之是
以黃華得比而復諸茂才將無喜藏修游息之
得所乎夫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學也所學何事
則聖賢之道也道者身心性情之秘不在於言
語文字間而欲發明身心性情之秘亦不得不
寄之於言語文字制科以言語文字求天下士

而天下士遂工言語文字方聞長雄於此卜之
凋儻踔絕於此卜之矣學果如斯而已也則同
道爲朋相觀而善咀菁茹華採觚染翰鴻軒鳳
舉耀穎搏風其何難之有學不止如斯而已也
則雖不離言語文字而由粗以探其精由末以
窺其本將自得之身心性情而修正若淑道在
是矣且爾鄉邦有以是學興者乎程氏兩夫子
是已蔡季通曰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
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

又不生二程亦不得從祀孔廟百世推尊出於
人情天理之不容已者蓋以其辨異端似是之
非破諸說未明之惑得往聖正學於身心性情
而又能以言語文字發明之以詔其方來者耳
今二程遺書具在也諸子詎不取而習之乎然
而習學之道如斯院然光明乃心以爲堂奧立
乃誠敬以爲基址致乃知以爲入門踐乃彝倫
以爲實地崇乃禮義以爲防衛游乃六藝以爲
學圃而又樹乃威儀以偉觀瞻對乃神明以時

警省斯可以入宗廟百官之門牆而直承其業
不然室家之作弗堅弗實雖塗墍丹雘徒為觀
美敢曰居之安耶惟諸茂才擇而造焉於是作
而謝曰學無指承儀儀乎其何之今而後藏且
修之息且游之即言語支孳而求身心性情之
秘依程門以遊聖門敢不以為可幾及而日孳
孳也於惟老人其鑒斯盟蓋於是諸茂才蠶起
感慨有先民之嚮往焉而茲院也且將與濂溪
橫渠紫陽並增斯道之光矣夫梁云乎哉

云乎哉大尹公津津色喜申之而志之良珉是
役也郡伯漳平陳公九仞郡丞清苑王公鉞別
駕垣曲趙東魯勳力拊循首倡義助大尹諸城
王公梁政化旁洽成事惟勞皆足以傳不朽而
告諸後之為守

三山講堂記

牛孕傑

三山講堂者邑侯李公講學課士之所也公諱
賡明字伯颺號筠仙閩之侯官人宋延平先生
後裔為明經碩儒衡文饒有巨眼崇正經術不

魏理學於康熙二年來蒞我林甫下車觀風校
士特賞丁子席儒卷首拔之是秋席儒果售公
謁廟目睹頽垣敗宇鞠爲茂草毅然以新學宮
爲已任進林士子而謀之首捐俸若干鳩工庀
材俾諸生蘇一鵬李武接李武承李成蔡傳璞
等董其事經畫盡制凡門堂殿廡先聖先賢之
木主位次釐然備舉煥然一新按我林學宮舊
制缺東北一隅外爲邑民李珍隙地諸生醴金
購之建講堂三楹公期望率諸生拜謁畢卽入

其中講理學課文藝作養人材以示激勸一時
人文蔚起科第蟬聯出其門者若劉子澤溥丙
午丁未聯捷讀書中秘田子發司子一京登壬
子賢書王子襄中辛酉副榜選拔賻有王子瑜
蔡子翹族薦則有萬子兆龍李子湯諸如廩於
府縣兩庠者咸濟濟有科目望焉旣而公以憂
去諸生登公之堂思公之教澤儼然如在遂於
其內肖像而尸祝之志不忘也堂在尊經閣之
東偏當日取其便於諸生往來肄業因於明倫

堂相通基址非學宮之地是爲記

林邑侯趙公虞山講堂碑記堂王 乘

聖天子銳志泰平嘉與海內維新念畿南股肱重地
首軫民艱減豫省田賦之半惟林僻處鄴西士
愿民醇

國家生聚教養逾四十年賴賢父母之撫綏居多
而以天下士尹茲邑自公始公以鄉會魁承文
毅宮允兩公家訓蒞林五載惠政多端綜其大
者興賢育士約已愛民一惟以尊甫中憲公之
治鄧治恒治萊治隴西者治之以教化行德業
循良茂著撫軍上其事於

當宁會臺省需才名簡

御書擬於夏之鍾山趨朝郡邑之白髮黃童呱呱焉
如嬰兒將離慈父母之懷借寇情殷顙闔無路
爰於城西隅闢土誅茅構堂三楹而俎豆之誌
不忘也噫嘻公何以得此哉吏治之窳也惠保
無聞而怨誹交作秋荼夏日羣起而效鷹鷂之
逐者有矣噫嘻公何以得此哉惟公家視國子

視民蠲滌煩苛不以威稜鋏急博風力名一意
寧謐而示之寬和似黃頰川息訟平刑輕徭薄
賦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似龔渤
海不寧惟是積貯天下之大命公則澹焉寡營
以樽節愛養之道爲小民留其有餘而苞苴不
入與取必嚴則關西之介也步禱黑龍潭而甘
澍旋沛法嚴白佛社而奸宄潛消政通事理遠
至邇安則文翁之化也以迄廣義學均徭役戢

善良境以內雍雍穆穆如履春臺何道

川之遺徽而中牟之上理矣分校文武兩闈一
時譽髦之英于城之選咸出其門卽廬陵看出
何多讓焉稽古循吏所稱曰仁曰敏曰廉曰惠
公實四德咸備有如是哉昔文潞公有言百里
之內有真循良則九重之側有真宰相公今膺
內召旦夕作股肱耳目之寄絲綸補袞當爲諫
垣也許謨廟筭當爲樞輔也於以佐

聖天子泰平之治宏祖若父名勒彝鼎之勲答億兆
姓禋祀萬年之祝在指顧間矣爰忘其椎魯而

爲之記

磁州采芹亭記

皇朝內京師外府州縣鎮在在崇建廟學得區
宇門庭形勝之美者惟滏陽爲最何以言之宅
神靈則貴乎爽塏幽淡聚學者則宜于閒寂僻
遠不雜闐闐塵囂則神安而道尊學者無耳目
之紛亂則心定靜而業專攻人欲淺而天機深
故近代學者或于山林或于江湖遠凡囂也滏
陽當南北東西之交衝車馬塵岔而廟學遠出

市井不混民居以州外城爲東墻殿宇雄邃廊
廡修廣師席生齋別爲門牆尊遠神宇外門之
南俯視芰荷平湖長廣數十畝蒲柳龜魚溪光
山影城市中得江湖湖亭曰采芹每夕陽西側
諸生講習餘暇過長橋趨危欄携琴曳杖挾冊
鼓篋危冠袞衣州人望之蕭然若圖畫羣仙之
登瀛洲也亭廢于金亡之兵前政屢欲復起竟
以事梗達魯花赤教化的昭信知州曹朝列同
知劉承務州判博可進義下車未期事辦民安

按州志披地圖舉廢典曰遺基在嘉名存花時
月夜席地幕天荒廢質野主州治者能無愧乎
甃堊金木所費幾何而弗爲也遂各出已俸以
信始州人聞之樂爲之助不傷西山一木一石
不費公帑一錢一粟不動聲色數月而巍煥一
新美哉州主知爲政之後先也民安于政平政
平于職官之得人人材出于學校之教養斯亭
也作成人材之地非止于娛賓友館上官而已
耳魯頌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其音

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今日州學古諸侯之
泮水又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惟民
之則以是觀之采芹之有亭豈徒爲游宴之所
也耶不肖州屬縣之鄙人官長政善徒美而不
能文諸石光千古而觀來者鄉人樂善輕財不
能暢其良心播其佳聲是責也誰歸憲臺侍御
史馬公引年謝爵適丁斯亭之經始鼓舞贊成
甲意實多亭之落成又出家資立石以紀其美
督不肖當筆喜爲之書

武安紫金書院記

李椿茂

余令武安之三年時序稍稔民物麤安愈不能忘情文教之興云先是慮課藝之資業立爲會田竝記之矣因念經書士人之本務也子史百家士人博物之助也而學序內書史寥寥癸丑人覲之便自都門特爲置書若干卷載來令諸生得以極力博搜更相參伍又恐傳覽滋久或致散軼且有會田而無書院於興文一念終有所遺乃相地於學宮之旁闢荆棘平坑塹選時

日築基址創建書院一區將集諸生於此中與羣書校讐也夫士當未遇時莫不高談時務曰吾未得秉權乘勢耳譬之閉門而習操舟一當中流爽焉自失向者影響之見耳則學問之力不可少也今諸書具在願與衆君子約要虛心勿堅已之得而不求其通勿忌人之得而不公其說又在平氣人有所長於我不可忘也如我有所長於人不可不忘也朝夕精研優游自適蓋聖賢之心法存之於經古今之興衰記之於

史淹貫既深識鑿自廣他日經時名世爲鄉國
之光社稷之表吾將有厚望焉若區區逐口耳
質聲華身心無益實用無裨非設立書院意矣
時甲寅仲秋日也

記

學田 記二卷

臨漳縣學田記

劉元震

學記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臨漳
王侯遠於學者也侯都人士也卽治三禮發二
戴所未發未登第時名著都中都人士譚禮者
多就正之庚午瑤泉師典試奇其卷用冠禮經
比揭榜則侯也於是稱得人余與之同登云謁
銓得相之臨漳令侯以文學飭吏治竟善於收

章德府志 卷之六
余弟元澤亦令相之安陽與侯通家協恭知其
善牧狀甚悉暨行取入都向余悉道之知侯勸農

重本興學明倫頴川渤海左右爾已而河南撫
按以薦章至者咸曰兩河之令名實孚者其臨
漳乎瑤泉師見其章謂余等門人曰王子善文
又善牧可謂兼之矣同年莫不嗟異之一日漳
學諭王守正訓蔣橋李守義緘書托弟請學田
記辭曰臨漳之有學也而學田未有也王侯雅
志崇儒創置田若干畝中多捐俸成之以爲貧

生婚葬館服資此有關於風教敢徼惠太史氏
以彰往而詔來且奠序傳之不遺也余喜侯治
行爲同榜光故言曰考之周時井田之外卿以
下圭田以厚君子也者餘夫有田以厚小人也
者斯化民成俗今諸生有廩有膳矣賢有司益
以學田者廩生之外贍貧生也以厚士也然有
司者急簿書以應其上急賦訟以應其下奚暇
爲諸生計王侯於有司事若漆園所謂解牛者
是以從容適豫經營以厚士也厚之云何欲其

禮以耕之義以種之學以耨之仁以聚之樂以安之意也豈特爲婚葬饋服耶夫文士尙氣俠士恥利隘漳鄴地也建安七子聯鑣振響若翔於千仞之上今人畧其行而艷其文鄴隣趙地慷慨激烈之風尙未盡泯修文懋節鄴士素抱者毋舍其田毋芸人之田毋莠稗是安毋嘉禾是棄不憂貧不謀食以成厚俗庶幾不負侯哉學田者作興之術義利之辨則在爲己之儒故以是望之是爲記侯名良佑號柱峯金吾左衛

官籍山東壽光人

涉縣創置學田記

尙登雲

頃辛亥春三月余謁銓曹得署涉庠教事以秋八月抵任邑侯蔡公隆禮抒衷一切優崇較常格甚倍私心竊銘佩之會司訓霍君何君暨劉生應春王生光大寶生如蘭李生光李生四端輩揖余請曰涉邑當鄴郡西北隅絡萬山中地瘠民貧民或束於見而不能廣限於食而不能給公自庚戌蒞茲土興利革弊獎善懲惡諸種

種嫩政不能悉舉民無不慕父母而凜神明於
諸生尤倦倦月三課以文親爲批閱諸生藉其
陶鎔習且蒸蒸大變已念諸生多苦無家佐讀
惟艱慨捐俸資若干金置田若干畝歲收田租
貯學酌諸生婚者喪者無歲者並各項公費用
各有差此真永賴之利不朽之模也敬礱石待
先生願假如椽紀盛美以昭來禩余謝不敏而
衆請愈堅乃拜手颺言曰於郁哉公之是舉
興學校徵忠則貧乏徵仁捐俸金徵廉圖經

徵誠一舉而衆美咸備此安可令泯泯無傳也
夫賢令以作育人才爲第一義而公加意于於
令得饒於治生而專於治業有不奮然好修者
哉異日者脫穎而駕天衢則鼓舞振率實嘉穎
之又誰非此一舉所貽噫公之意真矣公之專
渥矣聞之善治田者時敷菑時鋤治時灌溉斯
實穎實粟數口無饑爾諸生能以治田者治學
綱常以爲隴畝仁義以爲嘉種忠信以爲培植
厚蓄而勃發之其真積以養身其緒餘以養天

下則人品事業迥邁尋常庶克副公置田之意其樹立豈僅僅科第已乎譬諸富翁主人傳祖父良田遺厥子弟爲擇農師佐之乃農師與子弟相恬以嬉荒棄田畝至於終歲凍餒何以復土翁則余師若弟共勗之矣公又修敬一亭葺博士宅凡學宮頽壞者悉從鼎新其治邑善政烺烺口碑載道觀風者採而付諸太史氏記焉茲不贅公名思續號榔石楚襄陽名家其所置學田在城西北三里許公之意有加無已茲

托始云

會田記

李椿茂

武安之有學田若干舊矣余治邑之明年值歲之不淑諸生多苦窶乏至不能舉婚葬余惻然閱之已又拔諸生之穎出者鳩而館穀焉以月且其業久之學田弗贍且田隸學使者非請命終不可得而諸生有所急需不得濟余每相視而慚議欲置額外田以無年且止壬子歲始得田百餘畝亟以俸金易之凡爲租六十石於是

稍稍當諸生急而復以其餘資館穀課諸生不
廢人皆喜本縣之有學田云夫余不過推學使
者之意而不敢失所以造士者又何敢謂學田
以與使者田伍則退而自識之曰會田夫會之
有田自今日始余非敢以德諸生顧會往往不
常逡巡而報罷者以費無所出今而以此田系
之固所以別吾田亦所以重吾會也夫吾之會
諸生所以考德問業相磨礪於無窮耳果以其
文章自負以事業相期鼓吹休明柱石當代則

國家萬石千鍾之祿行將與諸生共之而
區者敢妄謂涸轍之尺水乾封之寸雲乎哉雖
然是世俗之僨焉敢以是概諸生夫太上之上
醉經術咀道德飫天真飽仁義膏梁失其美鐘
鼎失其貴如吾邑曹先生者卽山川且被其榮
名而况泮水芹宮之間所藉重非淺鮮已諸生
勉乎哉處則卓卓出則孳孳庶不負吾今日立
會之雅意而田非所論也尙有不足余當陸續
易之姑記其梗概於此

